

中国侦探推理经典小说丛书

欲望傀儡

YU WANG WU LEI



YZLI0890131329

酒吧业光鲜的生存状态
社会人隐秘的私人生活

走进欲望的人得到的是痛苦 走出欲望的人得到的也是痛苦

雍晓雯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中国侦探推理经典小说丛书

欲望傀儡

YU WANG KUI LEI



YZLI0890131329

雍晓雯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欲望傀儡 / 雍晓雯著. — 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
2009. 12

ISBN 978 - 7 - 80240 - 468 - 7

I. ①欲… II. ①雍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43686 号

书 名 欲望傀儡
著 者 雍晓雯
责任编辑 张 宁
装帧设计 杨 超
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10 - 65060478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125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14.25
字 数 259 千
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26.00 元

目录

Contents

楔		子	1
第	一	章	3
第	二	章	17
第	三	章	30
第	四	章	38
第	五	章	48
第	六	章	55
第	七	章	63
第	八	章	72
第	九	章	80
第	十	章	94
第	十一	章	104
第	十二	章	113
第	十三	章	121
第	十四	章	134
第	十五	章	143
第	十六	章	154
第	十七	章	169
第	十八	章	182
第	十九	章	188
第	二十	章	199
第	二十一	章	213

楔子

夜幕降临，位于东桥北路的枫湖小区8号别墅内阴气沉沉，安静得令人心慌。房子里十分幽暗，月光透过梧桐树的树枝，斑驳斜射，飘逸而来，洒落在客厅里。黑暗中，女人面无表情地斜倚在沙发上，慵懒的样子十分耐看。更引人注意的，是那双眼睛，严格地说，那是一双美得令人窒息的眼睛，深邃的瞳孔，透着深不可测的诡异与黑暗。

门铃急促地响了三声，像一阵惊雷划过夜空，转瞬间便恢复了平静。如果在平时，保姆会去开门。但是今天，保姆不在，她只好起身走到门口，低声问道：“谁？”

听到声音，门外有个人影，迅速闪到拐角阴暗处。那人穿着黑色风衣，悄无声息地隐蔽着。她与他只隔着几株灌木丛，他能透过树木的空隙看到她的眼睛，在这种特殊的视角里，那双眼睛给人的感觉是充满恐惧的。轻柔的晚风从她的长发上掠过，她像只受惊的小鹿般，蜷缩在门前的阴影里，静静地听着外面的动静。然而，室外没有声音，死一般寂静。

猛然狂叫的手机铃声吓得她浑身一颤，心神恍惚之际，地上多了一个雪白的信封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：杨蕾女士亲启。她哆哆嗦嗦地打开信封，信中的每个字都令她内心深处发出一声尖叫！

杨蕾你好！很高兴我们的友谊能维持这么多年！这都源自于我们相互之间的诚信和信任！（当一个勒索犯跟你谈友谊、诚信和信任时，天空肯定是黑的，世界肯定是灰的，心肯定是绝望的。她绝望地问自己：这个人到底是谁？冥冥中，她有种强烈的预感，这种日子会伴随她一生，除非她离开这个世界。）昨天，你从银行出来的时候，我看见你了。这已经是你第二次去那家银行了。从你的表情中我可以感觉到，你又是一无所获。见你黑着脸上了车，我真为你感到难过。（上帝啊，救救我吧！她闭上眼睛，强迫自己镇定，试图抹

去脑海中的一切。然而，浓浓的恐惧却在黑暗中快速蔓延。) 放弃吧，你不会找到我的。也许有一天，我会突然出现在你面前，或许会让你大吃一惊，或许把所有的钱都还给你，或许不会，谁知道呢，这世道！三十万，这次是三十万，一个星期。祝：每天好心情！

她把信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，还是同样的信纸，同样的祝愿，莫名其妙的数额。天知道这该死的勒索犯是怎么想的，高兴时要一万，不高兴就变成了三十万。三十万哪！她从哪儿去弄这三十万？对方又真的需要这三十万吗？还是勒索她上了瘾，就喜欢躲在暗处，跟她玩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？

一阵奇怪的声音飘进她耳中，将她从昏昏然的思索中惊醒。那声音如丝如缕，带着某种低沉的旋律，让她感到不寒而栗。她努力寻找着声音的来源……终于，她发现，是手机，再次响了起来。

她茫然地拿起手机，屏幕上显示出林展平的名字。她知道，此时此刻，他正在与别的女人缠绵。于是，她苦笑一声，难以释怀的忧伤在明眸中弥漫。她绝望地仰起头，不经意间，她发现，透过窗外的月光，有双眼睛，穿过落地玻璃窗的幕帘间隙，正紧紧地盯着她。她突然大口地喘息起来，仿佛被人勒住脖子，脸色瞬间变得煞白。于是她拼命逃到卫生间，手忙脚乱地翻出那柄能聊以慰藉的小刀片，浑身颤抖着蜷缩在墙角。

浓重的血腥味充斥着房间每一个角落，鲜血汩汩如泪，在纤细的手腕上流淌。那张美丽而又扭曲的脸庞上，满是崩溃与绝望……她无法忘记，多年前那个夏天，那条远郊的小路，那个血淋淋的场面。她对自己说过一万遍：没有人知道！绝对没有人知道是她！可是，事实告诉她，曾经发生的一切，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失，持续不断的“问候函”时刻在提醒她，那件事，直到今天，仍然存在。

第一章

(1)

暮色渐渐掩盖了都市的繁华，其中暗藏的浮躁开始露出头来。在喧闹与灯红酒绿的掩盖下，五彩缤纷的欲望，在人们貌似严肃与完整的壳里胡乱地涌动着……世界杯期间，人们口中所谓的文化人扎堆地的酒吧街霓虹齐放，营造出一片比往常更加繁华奢侈的景象。

昏黄的路灯下，晓晗从出租车上下来，步履轻快地朝着 Max 酒吧的方向走去。她又高又瘦，长发披肩，一身的红，红衣、红裙、红鞋，外加白里透红的脸，使得路人的目光纷纷无法控制地噼里啪啦地砸向她身上。偶尔看到由街道、派出所、城管联合组成的巡查组在进行巡查，世界杯期间，为避免因球迷过分激动而发生的扰民和治安事件，酒吧街限制客流、店外禁止摆放电视，尽管这样，酒吧内传出的震耳欲聋的音乐，仍足以掏出人们心底最深处的反叛和不满，仍然无法阻止酒吧门口的妖媚女孩跟老外深情相吻。她喜欢这里的气氛，白天安静，晚上躁动，像她。

一辆白色高级跑车紧贴着晓晗放慢了速度，车窗摇了下来，一张相貌年轻，眉清目秀的西方小伙儿的脸展现在她面前。他热情地向她打招呼：“Hello beautiful girl!”

他的脸色不够，看来不是很健康。再看看他的眼睛就知道，他已经醉得一踏糊涂了。他身边坐着一位姑娘，头发呈迷人的羊毛卷，嘴角现出贱贱的笑容，脸上挂着习以为常的表情，只要你稍加注意，便不难发现那笑容背后残存着连她自己都没有发现、与她实际年龄极不相称的老练。“他喝醉的时候就这副德性！”女孩的中文淡漠得没有任何感情，跟她的笑很不搭配。

“这位先生，”晓晗尖刻地说，“我说你能不能把车往路中间开一开，好让

我过去。还是我干脆用我这该死的鞋跟把你这昂贵的车窗敲碎？”

他看了她一眼，魅力十足地说：“宝贝，我有个好主意，你何不上我的车，我有几个朋友正在开家庭舞会，感觉一定很棒。”

晓晗将脸凑近他，咧开嘴对他笑了笑：“别以为你他妈的开个高级车就可以在中国招摇撞骗，你不过是一条迷路的狗，或许你旁边的那位可以帮你找到回家的方向，如果你还清醒到知道付钱的话。”

车上那姑娘看了她一眼，眼神足以戳进她的身体，从她那张充满青春但过于沧桑的脸上，你可以看出她年纪虽小却善于自我保护。晓晗根本没放在心上。如果你以为坐在开着高级跑车的外国男人身边，就可以让你显得高贵，在酒吧街混了有一段时间的晓晗会毫不客气地戳穿你这种幻觉。

那姑娘将目光转向洋小伙子：“亲爱的，我们要迟到了，何必为这种货色耽误时间？”

洋小伙子彬彬有礼看了她一眼。“你到底在说什么，难道你不觉得她很漂亮吗？我说，你能否让她坐到前面来？”

“当然，这是你的车，先生。”那姑娘轻轻动了动身子，看似坐得离他远了一点，声音冷淡得连她自己都直打冷颤，屁股却像抹了强力胶般死死黏在座位上。

晓晗“咯咯”地笑了起来，她抬手看了看表：九点整。犹豫片刻，她脚步一转来到旁边的烟摊儿前，随便拿起一包香烟摆弄着。白色高级跑车紧贴着她跟了过来。

与此同时，一个高大魁梧的非洲兄弟在烟摊儿上摆弄了几秒钟，突然脚步急促地转身离开。感觉到蹊跷的老板娘迅速检视了一下摆放整齐的香烟，马上发现了问题。晓晗催她：“还不赶快去追？”老板娘来不及说话，快步追了上去。由于语言上的障碍，老板娘只听得懂老外不停地说“No”，并连连向她摆手。

“HEY BABY……”

晓晗打断洋小伙儿的话。“也许你可以马上从我视线里消失，在我发火之前，滚回你旁边的货色身边去！”说完，她快步走到非洲兄弟旁边，礼貌地用英语对他说：“先生，我想你刚刚拿烟忘记付钱了。”

洋小伙子慢悠悠地用打火机点燃一根长香烟，依依不舍地看了晓晗的背影一眼。白色跑车在袅袅的烟圈中慢慢开远。晓晗连看都没看那跑车一眼。在酒吧街这地方，什么样的人都有，酒鬼、妓女、吸毒者……刚才副驾驶座上那位似乎还动过整容手术，说话的时候，上半部分脸僵硬，皮肤紧致发亮，白得极其不自然。

“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？”非洲兄弟双手一摊，装模作样地开始狡辩。

“我说你他妈的刚刚顺了一根雪茄没有付钱！”说话间，晓晗出其不意地摸了一下老外的袖管，一根雪茄掉了出来。晓晗一把将烟接住。“你看，我说的没错吧！”

老外无奈地耸耸肩膀，两手一摆，表情尴尬地掏钱付账了事。

对晓晗来说，在酒吧街发生这种事，她已经司空见惯了，曾经每天看着那些梦想到中国淘金的外国人坐在路边，喝着便宜的啤酒，闻着不同的香水，说着口音混杂的英语，欣赏着晃着肥大乳房的女人，仰望着不同国家的上等人西装笔挺地走进高级餐厅，作为身份卑微的他们，除了时而露出空虚的欢笑，时而由生活颓废而爆发出的争吵之外，他们更向往那种奢侈的生活。如果自身没有能力改变这种状态，偷窃也不失为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。他们的存在，不过是给酒吧街这个大杂烩的阴暗面增添了几分国际化色彩而已。

晓晗再次看了看表：九点一刻。林展平约她九点在 Max 酒吧见面。

(2)

走进酒吧，男人们的注意力迅速从正要倒进嘴里那抹液体上转移，很显然，晓晗的出现吸引了众多男性的目光，那若隐若现隐藏在衣服下的肌肤让男人们产生了想象力，并为之精神一振。至于女人们……如果眼光能够杀人的话，估计她已经死了若干次了。

晓晗神情自若、无限挺拔地站在那里，淡淡的晚妆和随意放下的笔直长发，让她在幽媚的灯光下绽放着耀眼的光芒。她微微抬起下颏，眼神幽幽地扫过熙攘的人群，搜索着她要寻找的目标。年轻的服务生殷勤地为她拉开吧台前的吧椅。她低声跟他说了句什么，含笑谢谢他，笑得温柔而纯洁，迷得他差点晕倒，甚至在将吧椅推回原位的时候，都像怀了什么人生重大使命。坐在吧台畅饮的洋小伙儿向她发出召唤。原本他正在与那几个不懂英文的中国女人调情，蹩脚的中国话足以传情达意，引得女人们“咯咯”地笑。晓晗瞧出他从头到脚一顺水的冒牌货，除了那张西方人的脸。她对他笑了笑。他紧紧靠住吧台，努力抬起胳膊向她挥舞，手上端着最廉价的青岛啤酒，那酒有可能是真的，如果他够幸运的话。晓晗猜他不得不倚着点什么东西，因为他的肉身有点摇摇欲坠。他看起来不太雅观，雪白的衬衫领口大敞，眉头紧皱。他在暗暗使劲，想极力挺直身子，但十分乏力。

“You are so…… beautiful!”他拼命挤出微笑，赞道。

晓晗饶有趣味地打量着他，调皮地眨了眨眼睛。“Thank you!”话音刚落，

她表情突然一变，目光由调侃变成妩媚。

顺着她的目光望去，一位身材健硕，五官俊朗的中年男人正边讲电话边从洗手间方向走出来。他就是林展平，老城区房管所长，同时兼任老城区改造建设开发公司经理。晓晗的出现让他眼前一亮，他“咔嚓”一下挂掉了正在侃侃而谈的手机，阔步向她走了过来。“对不起，路上堵车，我迟到了！”晓晗乖乖地先声道歉。他那双棕黑深邃的眼睛透着蒙胧的笑意，随后很自然地抓起她的手，“跟我来，给你介绍几个朋友。”说完引领她穿过人群，向座位上走去。

在没有征求晓晗意见的情况下，林展平自作主张地帮她点了椰林飘香，这种举动无意间暴露了两人之间的关系，也因此肯定了晓晗在众人心目中的地位。众人开始大赞晓晗“漂亮，林经理有眼光”，剩下的便是尽情享受享受免费的晚餐，嘴里的称赞权当是对林展平慷慨的回报，因为今晚他买单。

唯一例外的，是老城区改造开发建设公司的会计李凯，虽然他嘴上也参与了众人的阿谀奉承，可心里却布满疑问。按照林展平以往的惯例，过了这么长时间，王晓晗早该在他的名单中下岗了，可事实却并非如此，他不但没让王晓晗下岗，反而与她打得更加火热。是因为她的眼神过于清澈，气质模糊了长相而使人忽略了她的心机，还是因为这样一副看似单纯的外表，更容易触动林展平这个久经世事、深沉老练的男人的软肋，李凯想不明白。

酒酣耳热之际，林展平的面色愈发红润，精神也变得亢奋。同众人碰过杯之后，他转头对李凯小声耳语：“你觉得晓晗怎么样？”

“哦……”李凯在椅子上挺了挺身子，心里揣摩着经理的意图。他暗暗告诫自己，不了解状况的情况下，少说多听为宜。

林展平拿出一支香烟叼在嘴上。李凯给他点了火。在他抽烟的时候，李凯目不转睛地看着他，等待着他的下文。

“‘哦’是什么意思？”林展平吐出一串烟雾，问。

李凯回答：“我对她不太了解。”

林展平看着他，露出疑惑的表情：“我以为你什么都了解呢。”

通常他是什么都了解的，作为经理财务方面的得力助手，李凯对公司财务上的事情可以说是一清二楚，尤其是公司小金库的事。再就是领导的喜好，领导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，他所不知。当然，他也有走眼的时候，就是没看出领导对王晓晗的兴趣会维持这么久，尽管她对他的态度总是忽冷忽热。

李凯问道：“经理，你觉得呢？”

林展平愉快地一笑，顿时使他那硬朗的脸部线条柔和了许多。“晓晗是个不错的女孩儿！我想送她去进修，拿个像样的文凭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李凯一愣，“你可考虑好，这上学好几年的时间，万一……”

“你顾虑太多了，晓晗不是那种女孩。”他怎会不明白李凯话里的含意。李凯这个人，赔本的生意绝对不做，当然，他林展平也不是傻子，可对这个王晓晗，他自己有时候都没有答案。按他以往的作风，对女人和工作一向分得很清楚，从不会将工作和女人混为一谈，可这次却对她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，对这个女孩，他总是发自内心地想要去爱护她，关心她和帮助她，而且这样做他很高兴。“既然经理这么说，这事我去办，去我叔他们学校。”李凯以为，像王晓晗这种女孩，顶多也就是让林展平过过眼瘾，满足满足欲望，嚼吧嚼吧嫩草而已，没想到他这次好像玩真的了。凭心而论，他真看不出王晓晗哪里好，值得林展平这么对她。

林展平的电话在桌上嗡嗡起舞，他拿起电话。

李凯装作不经意地将目光转向王晓晗，后者正聚精会神地聆听着众人的侃侃而谈，时而展现甜甜的微笑，时而露出迷惑的表情，整个一副未经世事、充满真诚的样子。无可否认，对于林展平来说，这是个不同于平常的女孩，至少目前看来是这样。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强势占领林展平的心扉，并心甘情愿的送她去读书，这种状况在林展平的历史里可以说是史无前例。她的不平凡经历使李凯对她的表面印象产生了质疑：她到底是真诚，还是将真诚表演得炉火纯青，这似乎是个解不开的谜团。她的背景，不得不令李凯浮想联翩。李凯隐隐感觉到，在那张看似未经世事的面孔背后，似乎隐藏着某种说不清的东西，而这东西到底是什么，他目前也搞不清楚。

林展平放下电话。

“经理，你们刚刚在说什么？”几杯酒下肚，晓晗面色泛起红晕，眼神有些迷离。

“说你上学的事，这事交给李凯去办。”林展平目不转睛地看着她。

“李会计费心了！”王晓晗嘴角微微上翘，发出“咯咯”的轻笑声。那双清澈透明的眼睛如同夜空中的星星，不大，却散发着刺眼的光芒。

“经理安排的事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”

“李会计是哪个学校毕业的？”

“东北财大。”李凯把这个校名说出来是需要勇气的，他还真想往下说，由于我行为不检点，上了一半被学校开除了。当然，他忍住了，因为即使别人无意中勾起了你旧日的伤痛，也并不代表你有义务把过去完全袒露给对方，毕竟那只是个人的私事。

“哪年毕业的？”

“呵呵，我毕业的时间早了，很多年前了。”李凯打着哈哈，心说这小妮子

问题还真多。

“问得这么细，不是看上李凯了吧？”林展平将手轻轻搭住她的肩。

“当然不是，”她眼里露出有趣的神态，“李会计怎么能看上我呢！”

“呵呵，不敢高攀，不敢高攀。”

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你时不时会从李凯那虚伪的笑容里发现那种对“靠着男女关系上位”的鄙视，随之而来的是虚伪到只要轻轻一吹就会散去的热情。卑贱的讨好、心不甘情不愿的巴结、口是心非的奉承在李凯的表演中轮番上演，虚伪和谄媚像鬼魂附体一样与他如影随形，造成他堕落至这种地步的原因只有一个，王晓晗是林展平的人，而林展平，是对他有用的人。

(3)

球赛开始，人们的注意力被吸引了过去，酒吧内一片忙碌——球员进球时刺耳的尖叫声，酒杯的碰撞声，使用移动电话的大声交谈声，都交织在一起。领班乔乔趁人不注意，迅速躲进吧台，偷偷呷了一口杯子里的血腥玛莉，然后像只偷吃的小猫伸出舌头美滋滋地狂扫嘴唇周围的残留物。

就在这时，酒吧老板陈若琳跟一个戴墨镜的高个男子从办公室方向走了出来，看见这一幕，她轻轻敲了敲吧台。

乔乔伸了伸舌头，心里想，真倒霉，又被逮到了。

“老毛病又犯了。”

在若琳严厉目光注视下，乔乔满脸涨得通红。她从心里惧怕若琳这种眼神的震慑力，并时常暗自分析，老板真是个令人难以琢磨的女人，一下子就威严无比，一下子又温柔如水，而一会儿又和蔼可亲，将温暖洒向每一个人，她真是个多面人。

戴墨镜的男子手中的电话响了起来。挂线之后，不知他跟若琳说了什么，两个人快步向门外走了出去。大晚上挎个墨镜，耍酷啊！望着两个人的背影，乔乔眼前划出个大大的问号？这男的跟老板到底什么关系，怎么每次来都那么神秘？难道是老板的情人？乔乔摇摇头，不可能！尽管他脸上墨镜从来不摘，但是从他的举止仍然可以看出他比老板年轻。是朋友？也不像，朋友没必要搞得那么神秘，除非是有妇之夫。把剩下的那半杯血腥玛莉全部倒进嘴里之后，乔乔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，就是有妇之夫！怕被人认出来，所以每次来的时候才搞得神秘兮兮。

“若琳姐，林经理来了。”见若琳从门外回来，乔乔忙吧嗒吧嗒嘴，从吧台里走了出来，并聪明地转移了话题。她知道林展平对老板的重要性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一听到林经理的名字，若琳的脸上顿时多了几分温情，“在包厢？”她问。

乔乔晃晃脑袋：“没有，说外面热闹。”

若琳问清台号后，赶着过去应酬。

林展平这边，一群人觥筹交错，有的热火朝天地互相说着不花钱的恭维话，有的看似心事重重地凝神思索，而林展平正满眼柔情地倾听着半醉的晓晗的胡言乱语。见若琳过来，林展平一把拉住她的手，把她摁坐在自己旁边，口中半真半假地开起了玩笑：“若琳啊，有新朋友就忘了老朋友了，我来了连个招呼也不打？”

若琳微微一笑：“展平，你喝多了，说话又没边儿了。”

晓晗在旁边接道：“若琳姐，他喝得不多，刚才还差我一杯呢，他要赖！”说完故作生气状地将头转向一边。

林展平哈哈一笑，边嘀咕着：“没喝多呀！”边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将空杯子在她面前晃了晃，问道：“这样可以了吧？”

晓晗“呵呵”笑着又为他斟满了杯。

若琳心里隐隐泛起一丝酸涩，她没话找话地跟目光有些呆滞的李凯搭讪：“李会计，想什么事那么入神？”

李凯忙笑了笑，说：“没事儿，没事儿。”

“谁说没事，”林展平又凑了过来，“若琳，把你的好姐妹帮李凯介绍介绍，三十好几了还光杆司令一个，能没事儿吗！”

李凯僵硬地扯了下嘴角，嘴上说没事儿，其实他心里的事儿可大了。最近公司正紧锣密鼓地筹备公司改制的事，改制后体制将进行转变，将以股份公司的性质重新挂牌，几天来公司领导忙碌又亢奋，一会儿召集某部门开会，一会儿找某个人谈话，一种莫测高深的幕幔笼罩公司上下，有人欢喜有人忧。李凯知道林展平很快就会找到他，关于公司那笔小金库的资金如何处理，他会对他做一番当面的指示。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，其中一部分是不少关系单位奉送给公司的回扣，还有一部分是从房管所那边账上已冲减核销的本公司的借款和投资，为了能够成功地廉价收购公司，林展平可谓是绞尽脑汁，弄得公司是“负债累累”，结果他不得不抱着为上级领导“排忧解难”的伟大精神，堂而皇之地申请改制。

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林展平说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，先是挑感情色彩浓的话可劲说，说着说着就变了味，什么看李凯上班时间心神不定啦，什么改制的关键时期不要胡思乱想啦，什么别为闲杂事等影响工作啦……说得有板有眼，言

语间无不流露着对下属的关心之情。按理说李凯不该对林展平的话有任何怀疑，可由于他最近赌运不好，债主又追得紧，在不得已的情况，他私自挪用了小金库里二十万应急，这是让他神经变得敏感的主要原因，如果林展平发现了私自挪用公款的行为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
李凯有时候也恨自己，恨自己不争气，他曾多次下决心戒赌，可沉迷于赌博的他，怎么都无法从那该死的赌博中拔出来。开始的时候在家里赌、去朋友家赌，最后发展到去赌场赌。就在上个月，他还利用周末的时间免费去了一趟韩国赌场，说是免费，指的是吃住行，进了赌场以后，大把大把的银子像流水似的源源不断都流进了赌场的腰包，那二十万就是在那输掉的。二十万，说多也不是很多，但对于经济陷入窘境的李凯来说已是个天文数字。如果被公司领导发现他挪用公款，那就是天大的事。当然，如果能在被发现之前把窟窿堵上，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。回想这些年，钱也赚了不少，每次林展平动用小金库里的钱时也总能给他点甜头，只是那些钱来得容易，输得也没那么难。李凯就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他的赌运总是那么差，输的时候恨不能倾家荡产，赢的时候也就改善改善生活。

鉴于自己目前的处境，李凯表现得比往常更加谄媚。若琳离开以后，他恭恭敬敬地站了起来，面向王晓晗，弯腰躬身，口中念念有词：“王小姐，你马上就要去深造了，前途可谓不可估量。为我们今后能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，共同支持经理的工作，我敬你一杯！”

王晓晗轻松地忽略了李凯眼中变幻莫测的真实内容，所有的虚伪谄媚卑贱都在她淡淡的表情中化解于无形。她的眼神依旧清澈而平静，看起来极来真诚、单纯。她红唇轻轻在酒杯上一点便放下酒杯，微笑道：“李会计，你请坐，你猜如果国家想增加财政收入，最好的办法是什么？”

“当然是税收。”

“完全正确！”晓晗轻轻一拍桌子，带有醉意地娇笑起来，“最好的办法就是开始向那些吹捧者征税，这样我们的国库一定会成为最充盈的时期。”

晓晗这番话一出，在座的所有人都对她的反应之快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林展平更是满脸笑意地赞道：“李凯，这丫头可不能小看哦！”

李凯尴尬地一笑，咬牙切齿道：“那是，那是，王小姐简直太有才了！”

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李凯看王晓晗的眼神变得纯净了，说话的语气也恭敬起来，之前的那些杂质都随着新念头的萌生离他而去了。经理都不小看她，那么她在经理耳边说的话也会有几分分量，既然如此，如果她肯帮他，私自挪用那二十万便是林展平一句话的事，目前的问题是，他该怎么做，她才肯帮他。现在他满脑子都是那二十万！

球赛中场休息，舞池的灯光开始变得昏暗，人们蜂拥而起，淹没在足够High的音乐里忘情舞动。舞池中的女人们像一条条灵活的鱼，像夜色中娇艳的花，很美很诱惑。她们不一定是最漂亮的，但在这一刻，都是最性感的。酒吧里的男人是幸福的，他们可以欣赏美景，可以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音乐跟陌生的女人接近。在这一刻，人们的肾上腺素随着沸腾的音乐而快速增长，没有人理会你的居心不良，没有人在乎你贴得多近，人们更多的是忘情和发泄……

昏暗的灯光下，晓晗在矜持与迷乱之间摆荡不已，矜持是因为理性还微微存在，迷乱是因为在这一刻，除了她自己她不想向任何人负责。此刻的她像一个复杂的矛盾体，跃动与慵懒，清醒与梦幻，在酒吧这个自我主观的地方，她想拥有她的天地，在这个任性的氛围中，她想做暂时的自己。

“林经理，谢谢你！”到底谢什么，她也说不清。她只清楚自己醉了，只知道把长长的睫毛垂下，一直挨到面颊上，然后又像拉幕似的把睫毛抬起来，却不知道这套动作会让对方的眼神变得异样，让他骨酥肉麻，让他心甘情愿地任由她摆布。

这就是狮子座男人，外表看起来神气活现，其实内之柔软，渴望爱情，容易感动。柔和的灯光，优美的音乐，浪漫的气氛，以及崇拜的眼神，便能让他一下子陷入爱情的陷阱，无法自拔。

“累了？要不要先送你回去？”他贴在她耳边轻声问。

她把头轻轻搭在他肩上，乌黑的双眸在幽暗的灯光下闪闪发亮，不知想到什么，她突然“咯咯”地笑起来，随后，身体瘫软地向他倒过来，林展平一把将她接住，她像一摊泥似的贴在他身上。当她的脑袋贴到他前胸的时候，他怔住了！他不敢相信，她正深情款款地抬头看着他。

角落里，若琳远远看着这一幕，心里有万鼠在拼命啃噬。她无法面对林展平与晓晗的情意缠绵，更无法忍受林展平对她以朋友相待，可她与他现在只是朋友，普通朋友，还有什么理由在这里醋意横飞？

若琳也是从二十几岁过来的，那个时候，她也是一头披肩的长发，用闺蜜的话说，她拥有一种让人产生冲动的纯情。是的，她曾经非常纯情，纯情一度是她的招牌，正是因为她的纯情，才使林展平在万千佳丽当中一眼选上了她，把她带离了那个围绕着金钱与男人打转的欲望之都。她与林展平之间的交往重在一个情，性是为了追求灵与肉的统一，情与性的结合，是爱与情的升华，只不过他们之间的情没有走到终点。由于杨蕾的出现，由于她心中正处于某种散

乱的状态，极需要一个像林展平这种富有的男人将心中散乱的感觉进行组合，林展平的魅力便很容易地在她面前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，使她在一种难言的状态中心随他而颤动。若琳跟林展平的分手就源自于此。她无法忍受自己深爱的男人跟别的女人发生激情，她选择了退出，她的退出，成全了杨蕾——那个高贵的芭蕾舞演员在短短的时间内摇身一变成了林太太。对此，若琳并不后悔，她宁愿选择远远地欣赏她爱慕的男人，默默地接受他朋友般的关怀和挂念，也不愿再去体会那种心如刀绞般的痛苦。经过多年的磨练，她那颗破碎的心已经百炼成钢，坚强的时候像钢，柔软的时候像水……

“若琳姐！”

“嗯？”

“8号包厢有人找。”

“哦。”沉浸在回忆中的若琳整理一下思绪，跟随乔乔向包厢方向走去。

晓晗的放纵是一种诱惑，尤其是对喜欢她的男人的诱惑，男人经受不起，林展平这样的男人更经不起。仅回想着晓晗今晚对他难得一见的深情，饱览着她慵懒舞动的身体，及游荡在矜持与迷乱之间的眼神，便足以令他心潮激荡不已。他有些情不自禁，双手捧起了她的脸，仅微微犹豫了一下，便封住了她的唇。晓晗还来不及拒绝，他的舌头已探进她的唇，并迅速而深入地占有了它。他的唇在她唇上游移，饥渴而炽热地吮吸着，封住了她微弱的拒绝。晓晗头顶的屋顶开始旋转，身体变得软弱无力。他们忘记了周围的人，她的舌很快变得跟他一样狂野，毫无忌惮。他的身体因充满欲望而颤抖，而从她喉咙中发出的细小呻吟几乎要将他逼疯了……

“腻够没？是不是该去开房了？”就在他们情欲爆发到不可收拾的时刻，一个声音惊醒了这两个沉浸在情欲之乡的男女。伴随着刺耳的尖叫，一个鼻子上吊着环，脑袋上顶着金黄的头发，耳朵上穿了无数个窟窿的年轻女孩已上前狠狠揪住晓晗的头发，“啪”地扇了她一个耳光：“不要脸的女人，叫你勾引有妇之夫！”

情急中林展平一把抓住女孩的手，气急败坏地说：“温柔，你干什么？”

“干什么？我倒想问你在干什么！”名叫温柔的女孩嘴里喘着粗气，眼皮上下一翻，斜着眼对晓晗上下一番打量，“也没什么特别嘛，年轻一点儿而已，看着倒挺清纯，没想到这么放荡！”她抬手指向林展平，“还有你！真没想到你竟堕落到这种地步，你都可以当她爸啦，也不知道我妈倒了什么霉嫁给你这个男人！你等着吧，看你回家怎么向她交代！”

九零后女孩坦率的恶毒，像吃进嘴里的沙砾，给人一种预料之中的疼痛。温柔的举动无疑给那些瞳孔放大，渴望刺激的人们增添了一服兴奋剂，人们高

声欢呼，吹着口哨，围着上来观看好戏。

“对不起！”晓晗酒醒了大半，试着将身体从林展平身边挪开，想穿过拥挤的人群。

“什么东西，勾引完别人老公，一句对不起就完了？”温柔不依不饶。

众人的围观下，林展平脸色变得铁青。

站在旁边的李凯忙小声道：“经理，咱先撤吧。”

没等林展平回答，旁边的晓晗已经冲了出去，她不想这场被“九零后捉奸”的大戏在热闹喧嚣之后留下一地无聊的碎屑，令周围那些心里不干净的人大快朵颐。林展平他们出来时，晓晗已经跳上出租车。告诉司机地址后，她拿出手机打电话：“我跟林展平约会被打了，这场意外得另加钱。”

(5)

出租车离开明亮的主路，进入一片简陋的平房区，四周的光线逐渐暗了下来……

“小姐，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？”

“什么？”沉浸在思考之中的晓晗睁开眼睛，看了看司机。

“你回头看看，那辆车是不是在跟着我们？”

晓晗心里一惊，歪头从倒视镜望过去，隐约看到一辆黑色轿车正缓缓跟在后面。她脑中迅速闪过一丝疑虑，接着，马上被恐惧填满了。

司机的表情也有点紧张，问道：“你得罪什么人了吧？”

晓晗此刻大脑非常混乱，一时间竟理不清自己的思绪。

“小姐，你要去的地儿可快到了！”

晓晗猛然回过神来，她将身体向下滑了滑，悄悄透过倒车镜再次望过去，身子顿时定在那里，一身冷汗。那辆尾随在后的黑色轿车像泥鳅一样紧紧黏着他们。或许她该给谁打个电话求救。把认识的人在大脑里过了一遍，竟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在这种时候对她伸出援手的，而跟在后面的人没准就是他们其中某个人派来的也说不定。

一眨眼工夫，出租车已在墙上贴了好多拆迁标语的房子旁边的路口停了下来。

“怎么停下了？”晓晗吓得面无血色，声音有些发抖。

“小姐，您也到地儿了，就在这儿下吧，我还得赶回公司交车呢。”

晓晗这时恨不得跪求司机把车开走，开到哪儿都好，就是别把她一个人孤零零地扔在黑暗中。但她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。从司机那终于甩掉了包袱的表